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十八回 李銀瓶梅花三弄 鄭玉卿一箭雙雕

生我之門死我戶，幾個惺惺幾個悟。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裡教君骨髓枯。

夜來鐵漢自尋思，長生不死由人做。

卻說翟員外和一起幫閒子弟，在李師師家廳上吃茶。忽見銀瓶掀簾上花園裡去了，不覺魂飛心蕩，恨不的一時到手。托那侍兒巫雲和師師說，要出一百兩銀子梳籠銀瓶。巫雲笑道：「我不敢提起，怕瓶姐知道罵我。你叫幫閒的鄭玉卿來，探探太太的口氣。我才敢說。」

原來鄭玉卿才十八九歲，一手好琵琶，各樣子弟六藝，無般不會；又慣會偷寒送暖，自幼兒和人磨光，極是在行。人物又好，手段兒又高，汴京巢窩裡有名的幫閒小官。自從他父母雙過，千金家事，嫖得精光。人只叫他做小鄭千戶。金人亂後，又襲不得職，終日和人在巢窩裡鬼混。那日在家，翟員外進來坐下，央他和李師師提那梳籠銀瓶的話，鄭玉卿搖了搖頭道：「這件事體休看的容易，倒要費彎曲才得到手。你休看作是門裡人，指望一說就成。狐皮打不成，還惹下一身臊。李師師是個見大錢的，把這銀瓶嬌養的比自己女兒還重十分。動不動是說道君選過的妃嬪，就是一位皇后相似。他心裡還不安下個甚麼網兒，要打一個餓老鴉。你我如今拿著百十兩銀子，就要破天荒採了鮮花兒，那能得夠。他就依你梳籠，給銀瓶破了瓜，你不成一兩夜，就中跳開了。就講包月包年，還少不得幾百兩銀子。倒不如講嫁娶，破費著五七白金。他這等個大體面，扯大架子，至少也還騙他三二百兩陪送的妝奩。你不過淨費三四百兩，還不夠包月的錢。」說的翟員外滿心歡喜道：「玉卿，你不枉是個積年子弟，倒底算計的是，咱如今怎麼去開口？」玉卿道：「終不然這樣空手自去提親，他不笑麼。依我說，後日李師師的生日，你買一副大大的下程，我替你先去探探。憑著我三寸不爛之舌，管有幾分准。」翟員外與玉卿商議已定。

到了正月十三日，是師師的正壽。這東京有名的行戶，誰敢不來進奉他。就是舊日相識官員內監，都有往來。自家常養著兩個長班書辦，答應往來。禮帖倒象個縉紳家的體面。到日西時分，禮節將完，鄭玉卿打扮一身蘇款：戴一頂玄紗軟巾，嵌著古玉■兒，穿一領烏綾碎雲宋錦花樣的直裰，又襯著一條水紅花皺紗的褶結兒，腳下朱紅履白綾襪，手裡拿著一個紅綾鴛鴦汗巾，係著銀三事兒；又袖著出奇的一個大佛手柑和一大塊沉香火。埋在一個壽字紫銅薰爐裡，俱籠在袖中，薰的透體異香。要悄悄送與銀瓶的，他卻要借翟員外的憨錢來買自己俏。這是葉底偷桃手段，畢竟是在行的子弟。安排停當，把衫子抖了幾抖，上李師師家來。讓客廳上坐下，他這院裡規矩，如要回了，就說太太有病，久不見客。如要見，就等一會，請到書房裡。又等一會，方出來相見。這是御院的規矩，比不得別的巢窩裡，沒個內外，一把就抱在懷裡。分外還有許多腔調。如不依他，就是不在行的。一世也不的見他面，所以都要尊他的。

玉卿坐在前廳上，兩邊排的俱是香楠木椅桌。當面鐵梨木天然幾，可有的有二丈餘長，上設漢銅大花瓶，插一枝半開的老梅。護瓶口又有一株寶珠大紅山茶花。旁倚著個周紋饕餮古鼎，長有六寸餘高，香煙縷縷不絕。玉卿坐了一會，出來一個蓬頭小京油兒，打著一個蘇州髻，屯絹青衣。拿著雕漆銀鑲鍾兒，一盞杏仁泡茶吃了。說太太才睡醒梳頭哩，就出相見。又等一頓飯時，另有一個侍兒穿著織金豆綠衫兒，銀紅綾比甲，束著金花綾白汗巾兒，揭開簾子笑說：「太太請書房相見哩。」這玉卿又抖抖衣服，進入幾層門戶，彎轉迴廊，俱是一片松竹。太湖石邊，臘梅盛開，又有兩樹紅梅相映。進的五間書房來，師師在繡閣未出，那得就見。玉卿坐在中間一個倭漆大理石小椅上，未見佳人，先看鋪陳。但見：

正南設大理屏二架，天然山水雲煙；居中懸御筆白鷹一軸，上印著玉章寶璽。左壁掛東坡大字，題文與可墨竹淋漓；右壁掛米顛淡皴，仿趙大年遠山蒼老。但見牙床雕鏤龍鳳，懸掛著錦帳流蘇，盡是內宮陳設。香榻高鋪文綺，平墊著錦囊繡簞，無非御院風流。瑤玉軸，多藏著道笈仙函；端硯紋琴，俱列在朱幾素案。又有那床上盆鬆，三寸高枝能向畫中作乾；籠中鸚鵡，一聲巧語忽傳客到呼茶。紫簫斜掛玉屏風，香縷細焚金鴨鼎。

讀宋史感而作詩：

亂多治少使心悲，一段須傾酒一樽。

元末勝場王保保，宋家敗氣李師師。

鄭玉卿觀看多是，忽然湘簾高揭，宮扇半遮，前後四個濃妝侍兒，簇捧出來的是師師了。也有三十歲年紀，身子兒不短不長，面龐兒是半黃半白，顏色也只平常。打扮的十分嬌貴，穿一領天藍翡翠漏地鳳穿花縐紗衫兒，內襯著絳紅縐紗襖，係一條素羅落花流水八幅湘裙，緊罩著點翠穿珠蓮瓣雲扇宮袖。總是內家打扮，一陣陣蘭芬桂馥。鄭玉卿雖是幫閒，到他家只見了幾個侍兒們，那會見師師一面。見了這等一個威儀，如何不心驚骨軟。早不覺磕下頭去，師師用手攙起，笑容可掬道：「這個禮那裡當得起。」左右侍兒安了坐。鄭玉卿取出禮帖兒，早把翟員外名帖換去，是他鄭玉卿的名字。寫著晚義男鄭璉頓首祝李母太夫人千秋。師師看了帖兒，欣喜的當不得。早有從人抬進兩架新漆篋絲食盒來，揭開擺在階下。是一匹天藍織金萬壽字倭緞，一匹陝西姑絨雲縐，俱約有五十餘尺，紅紙束的兩大卷，使朱紅捧盒盛著，才是燒羊二肘，燒鵝二隻，燒肉一方，燒蹄一付，又是壽桃壽麵。細果八盤，無非鬆仁、棒栗、荔枝、龍眼。又是南菜八盤，無非天花、香菌、魚翅、燕窩。又是兩壇江南金橘酒。師師見禮厚情謙，玉卿年少標緻，又會說話。太太長，太太短，也有些肉麻的光景。要將這小官做個門下安祿山的意思。即便吩咐看酒桌兒小坐。玉卿故意起身說，太太事煩，這些小禮孝順，怎敢就好取擾。師師笑說，以後就是一家了，家常便飯，坐坐何妨。玉卿只怕扯脫了，如何肯起身，躬著腰又坐下。

玉卿看見內外有數十個侍兒，來往答應俱是濃妝豔服，珠翠盈頭。只師師高挽宮髻，斜插一枝玉龍頭簪子，單鳳斜挑幾個大明珠，卻是雅淡。更覺典雅。不多時，捧出一盞桂露點的鬆茶來，金鑲的雕漆茶杯兒，不用茶果，吃茶下去就抬了一張八仙倭漆桌來。就是一副螺甸彩漆手盒，內有二十四器，隨方就圓的。定窯磁碟兒，俱是稀奇素果。橄欖、覺菰、萍、葡萄、藥片、香橙、山珍海味下酒之物。兩付金壽字杯兒，一隻銀壺。才待斟上，鄭玉卿眼快，即忙接杯在手。先送在師師面前，早磕下頭去，師師全攙不起來。喜的滿臉是笑，然後回敬玉卿。定下座，才待坐下，只見師師喚巫雲附耳低言，不知說是什麼，巫雲飛似去了。酒過三巡，只見後院子一片笑聲，先是兩個侍兒掀開簾子，進來一位天仙，險不驚的襄王魄散，宋玉魂消。但見：

暈紅粉頰，卻才夢醒扶來；淡綠眉雲，恰是晚妝重畫。偷覷人一點秋波，內藏著許多羞態；洩露出三分春色，外安排無限風流。丁香未破雨中春，荳蔻初含枝上血。

這鄭玉卿一見骨軟筋麻，忙起來作揖讓坐。李師師才說是小女銀瓶。坐在師師側首，原來師師因鄭玉卿送了大禮，拜了乾兒，件件可人意兒，叫出銀瓶來陪坐，即是兄妹之意。不料鄭玉卿積下欠債，該有一段風流緣法。銀瓶起來，另行酒禮，還要替師師磕頭。師師免了，又與玉卿拜了，各安席而坐。那些家妓們早箏笙管，一齊奏起來。下菜斟酒，另有一班小童。真是湯翻香雪，肉膾銀絲，俱是內廚御造，不比外邊相同。

那鄭玉卿是一個才出胎胞的少年蕩子，見了師師眼裡已是出火，又見了銀瓶只是心窩裡亂跳。不是動了心，倒象見了狼虎來吃他的一般。眼忙心亂，倒弄成一個木偶人了。這銀瓶從來不曾見客，見了玉卿生得清秀風流，又打扮的蘇意，雖是嬌羞，把眼睛不住斜覷。見玉卿看他又把頭低了。到底是門裡出身，見這些侍兒們接客光景，自然會勾情賣俏。又況他年過二八，才色絕代，豈有不愛風流之理。當時彼此留盼，眉目送情，只嫌師師礙眼。無巧不成話，忽然舊日黃太監送壽禮，師師起身收禮去了。落下銀瓶二

人，才敢放眼相看。玉卿反話，就取出袖中紫銅壽字的薰爐並佛手柑來，放在桌上。說是拙兄的一點心，送賢妹頑耍，見此物就如見拙兄一點。銀瓶分明愛，只推不受。

不多時，李師師回來，銀瓶說是鄭哥哥送我的，我不好受。師師笑道：「一家姊妹們，收了何妨。只央你鄭哥哥，替你早尋一家好親，還要謝他哩。」這一句話勾起了玉卿的話頭，兩相湊巧，把那翟員外要求娶銀瓶的話，才提起來說了一遍。道：「論起賢妹，才色青年，就是配一個狀元也稱的。如今大亂以後，大家都窮了，那得配合。這翟員外也是洛陽有名的大家，著他多多盡個財禮，許了親。只說要他招贅，養母親的老。日後就是個兒子一般，他也不敢忘了恩。他如今三十歲了，論人才也是中中的，心裡誠實，不是虛花子弟。如今只取他這個心罷了。」師師問道：「他出多少財禮？我這女兒是皇上選過的，休當作門裡人看。琴棋書畫，品竹彈絲，無般不精。就拿金子打這個活人兒，我也不換。少也得三千兩來下聘。珍珠、金鐲、寶石、環佩、衣服、插帶在外，也得千兩才出的門。」玉卿笑道：「娘這話就說的遠了，他一個百姓富戶之家，那得有此。如今叫他竭方湊個財禮，大吃大打的，請些官客來下聘，不在銀子多少，只講過完了姻。不許過門，到底瓶姐還是咱的人，刀把還在咱手裡，東方日子長著哩。那一時只由著咱擺佈，不怕他貓兒不上樹。細細嚼，強似囫圇咽。講的財禮多了，人上不來，到是一拳的買賣，顯不出咱娘們的做手來。」只這幾句打動了師師的心。取出一隻漢玉紫鴛鴦杯來，足盛五六盞，斟個十分滿，叫瓶姐雙手送給玉卿，以作謝禮。

銀瓶翠袖高擎，筍芽斜露，玉卿慌忙來接，早用手把銀瓶手腕一掐，調了個暗情。兩人笑眼傳心。師師正要他勾扯掙錢，坑坑人家，那管他們嘲笑。吃了幾杯，大家熟狎了，玉卿裝著醉道：「我聞的說一座好花園，叫兒子去看看，到外邊也好說。」師師心喜，又見玉卿伶俐，就叫侍女們攜著盒酒去看梅花，擺在園亭石幾之上。這條路要從書房東廂後串到銀瓶臥房前過去，才是園門。師師前行，玉卿銀瓶隨後，都有幾分酒了。月色初上，正是燈節，街上遊人鬧熱。師師要上小閣，看河上花燈。玉卿步到閣上，才知是銀瓶的臥房，存在心裡。閣上香薰繡被，春暖紅綃，是不消說的。下閣來，梅花樹下一方石桌，兩條石凳，俱是花斑石，天然竹葉鬆梅，磨光如漆。玉卿師師相對，取了錦機來，銀瓶橫在師師下手，卻與玉卿相挨，早已把酒斟在三個兒杯中。三人吃得各有春心。叫玉卿吹簫，師師卻用琵琶隨板，叫銀瓶歌一套〔梅花三弄〕。三人湊成一樣，好不有趣。

【錦搭絮】繡闌清峭，梅額映輕韶。畫閣銀屏，寶鴨薰爐對寂寥。為多嬌、探聽春宵，那管得翠幃人老，香夢無聊。兀自暗裡度年華，怕樓外鶯聲到碧霄。

【前腔】睡痕宜笑，微暈紅潮。昨夜東風，戶插宜春勝欲飄。係春朝、微步纖腰，正是弄晴時候，閣雨雲霄。紗窗綠線，重把淡翠眉峰懶去描。

原來師師酒量甚大，風月中有名。打動皇上，全在枕席上用功。且有內收法，夜夜如女子一樣，海內享名。人求一面，常費百金。這一向負個大名，不好接客。只偷藏兩個知心舊人，做的不快。這一夜酒興，逗的春心律律欲動，看上這個鄭小官在行，留他做個小閒。又拜成了兒子，穿房入閣的，好擋人的眼目。吃著酒，在石桌下把小小金蓮輕輕一勾，這玉卿就知道了。連忙裝醉倒在亭子台基上。叫著他，裝不醒。只說我走不得了。師師笑道：「這小官家吃的老實酒，我見他杯杯乾了，倒不藏量。叫巫雲扶起書房中睡去罷。」兩三個丫頭，才攙扶起來，踉蹌著往書房裡去。師師也到書房，看著他連衣睡倒，教侍兒們取燈出去，各人知趣去訖。玉卿見師師醉興勃勃，淫心已動，扶起來跪在面前，叫聲親娘。忙忙輕解紅綃，早已淺抽玉塵。正是三春未定裴航杵，一夜先偷阿母桃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銀瓶見師師送玉卿書房去宿，早知其意。悄悄上那閣子上，把燈吹滅。在那窗眼裡，映著月偷看師師送玉卿而去，心中也有些動情。女兒家沒受這個滋味，只為玉卿吹簫點板，勾搭了幾番。倒叫李媽先收在手裡，就和吃醋的一般到了房中，連衣而臥，心窩裡亂跳。又不知說的翟員外何等樣兒人，怎麼得象鄭玉卿一半也罷了。

再說師師睡到四更，酒醒力倦，起來淨手。見玉卿睡的鼾鼾的，一身雪白皮膚，和個女兒一般，著實愛他。拍拍叫醒道：「你自己睡罷，我到後房裡去。天明瞭，丫頭們看著不好看，倒是乾娘把乾兒耍了。你往後常來走走，外人那裡知道。」連忙取了床上的錦被，又替他蓋了去訖。誰知道這玉卿乖賊，一心看上銀瓶，倒不料師師先把我來奸了。雖然有趣，還不知銀瓶一朵鮮花，又是甚麼滋味。聽了聽正還四更，正月裡天短夜長。這小官跳起來，穿件襖子，裝去淨手，角門全不曾關。院子靜悄悄，人都睡熟了，一直走過東廂那銀瓶的小閣子來，輕輕啟戶，看那月色透過紗窗，照見銀瓶倚枕而臥。上前一把按下，那銀瓶故意惺眼■矓，扭了兩扭，也就不言語了。正是：

蝶粉初開，鶯黃未褪。顫巍巍花朵，何曾經雨打風吹；密匝匝雲叢，略帶些水香花氣。初入桃源，溪轉峰回就認路；深探花澗，波明石動欲迷津。此處不由自家知痛癢，直教鯁入菱窩，到來隨地任浮沉。直似魚遊春水，暮雨乍開三峽夢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銀瓶新破嬌紅，玉卿不敢久戀。只得扶起，鬢亂腰鬆，走下床來。全立不住腳，玉卿抱起來，十分親熱。銀瓶忽淚下道：「哥哥，你有心，奴有意，只怕不得做長遠夫妻，我又被你彩去新紅，日後如何好？」玉卿笑道：「姐姐放心。今日尋的這個主兒，全是個死蠢貨，把你不要過他家去，只在這裡和包月的一樣。昨日媽媽又收了我，做他拄拐，咱兩個如魚似水，夜去明來。叫那翟員外打著個幌子，咱快活到了幾年，再做商議。這天下大亂，有了咱一對夫妻，那裡不是過日子處。」銀瓶說：「你既有實心，和你月下賭誓。」於是推開樓窗，雙雙跪倒道：「月光菩薩，我兩人有一個負心的，就死千萬刀劍之下。」賭誓已完，玉卿還要親熱，銀瓶害怕不肯，許下改日再來罷。不知後來翟員外與銀瓶結婚如何，有分教：月老撿書，添上幾層離恨譜；風流續債，還他半世負心盟。